

壽



白氏策林卷之四

五十五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  
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  
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歆鑒桀紂秦  
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耻而且格刑措不用備  
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  
管子亦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然則食  
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



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  
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  
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  
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  
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  
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  
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讎歟萬姓窮苦  
有怨無耻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  
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群盜  
蒲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刑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

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  
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簡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  
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  
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  
刑亦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為主不能  
息忿爭而省刑獄也水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皋陶為士  
不能止奸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雖  
聖賢並生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  
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  
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靡耻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群心一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  
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大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當時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一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編覩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于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



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剷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為清列則受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鈇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培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則明者之是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變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

理大罪  
破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  
恢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  
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  
中何者為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  
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  
大者正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  
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  
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則糾察之政於於  
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  
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  
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  
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  
也濬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竭政寬猶防決防

決則魚逝是以善理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網舉則羅者  
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  
其網於朝官赦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  
服之化闇然而日音於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次一賊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  
使教化大行奸宄去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庶耻大  
興貪暴者息故舜與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  
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  
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



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  
雖嚴桴鼓未靜致權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  
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  
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  
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幸人  
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窄聞於繫拚外戶庶  
見於不閉者矣

五十九議救

臣謹按書曰胥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  
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  
轡也不赦者座疽之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啼  
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  
數旣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  
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  
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  
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  
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  
重而不可廢也用舍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夫

禮樂書詩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



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乎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臧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剛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美我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美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脩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訓詁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禘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孝友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



然則詩書無隱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  
乃升之於朝廷言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  
敦厚之教疏通敏捷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  
嚴之貌易直于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者  
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  
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 六十一 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  
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司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

失班固叙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  
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  
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  
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  
六家九流尚爲之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  
而銷湯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  
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 六十二 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  
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惟宗周乎周之有大下也脩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宸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戒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戒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彌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者伏惟陛下慮其戒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 六十三 泐單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泐而理或單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



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必襲損益未適其時  
宜將文物聲名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  
之情不合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其陳其要當  
舉而行之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  
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  
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  
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備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  
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  
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

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  
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  
矣蓋善於禮者必其意不於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  
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必襲而同臻於理  
矣失其情則玉莛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  
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  
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  
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  
也聲與體猶可道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  
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列祖之制不待損益足



以制禮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  
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  
爲數以周旋禘饗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  
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  
律度鏗鏘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  
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必  
襲損益不同同歸於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  
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舍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

興矣其說若此以爲何如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  
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  
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  
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器者所以  
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  
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  
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  
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  
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



情不滯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  
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在  
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  
不可以僞爲惟明聖者能審而作述焉臣又聞若君政  
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葦擗擊于野壤聞之者亦必  
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鍾  
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  
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  
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  
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  
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  
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  
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  
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  
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暢順百神效和此先王所以  
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  
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



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  
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  
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墮者不得不  
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  
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  
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瀆  
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  
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  
不散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  
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

儼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徵福者有媚神之祭雖  
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  
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  
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  
齊風俗和人神之大端也唯陛下評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製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  
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  
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多歲必  
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寢而成俗此乃



敗禮法傷人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寔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無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

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

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唯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

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

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

源離派別樸散氣分於是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

降及近代釋氏猶甚焉臣伏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為根

以慈忍為本以報應為枝以齊戒為葉夫然亦可以誘

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為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

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

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

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

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唯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



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彼取此若欲以禪定復  
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  
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  
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齊戒抑人淫則先王有  
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異  
名則殊倍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况  
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  
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  
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  
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蚕而衣臣竊思之晉

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

碑碣  
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  
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觀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刻穢黜華於枝  
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  
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  
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  
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



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王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根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根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患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歸者歟

六十九採詩

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著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夫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典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觀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脩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毛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

上封章  
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謇諤者未盡



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  
盡大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絕  
滅者通於外上無遺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  
於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  
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聽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  
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  
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  
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聞

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  
之大萬機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  
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  
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  
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  
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  
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  
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蕘之言有可採  
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  
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



有而至乎天下謬誇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  
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謬誇則朝廷之  
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  
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  
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  
壅蔽之有耶何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  
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  
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不肯自用者又何故哉豈  
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拒諫而理者也況其有  
失乎君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況其有得乎勤懇

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從謹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  
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用耶亂代豈無賢正者  
耶將有而不任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又問歷代之君  
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舍  
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  
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  
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



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猶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於覆掌也用舍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危已守直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

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踈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骸者日踈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今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主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遠於已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為良藥也雖逆於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疹也雖遜於心忍而絕之故政今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惟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手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  
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  
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  
其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  
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  
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解致命之臣是  
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沮於  
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  
則臣視君如元首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  
視臣如寇仇則臣視君如讎讎

君如寇仇孔子云嘗吾之所以道也則盡忠愛上之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

在使之  
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  
見衣而食之蓋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道樹蓄  
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  
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而特領其布帛  
肉粟之賜則為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  
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



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鷄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先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

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傳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載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於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  
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  
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  
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  
好問之旨深矣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  
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  
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  
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爲待陛下誠  
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  
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  
已今以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  
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  
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  
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  
以爲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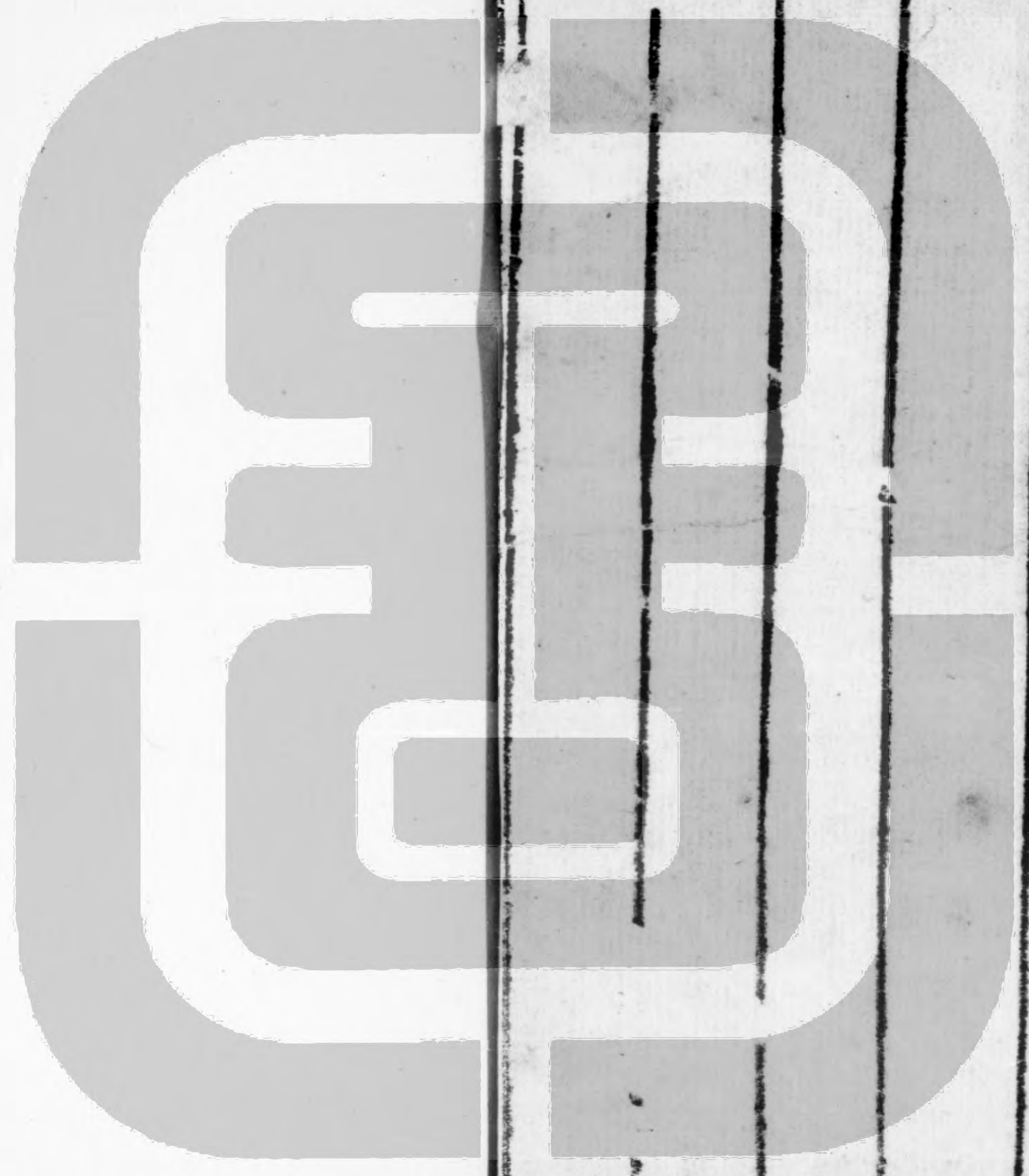
白氏策林卷之四



丁未年

三

同治  
藏書





程